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九回 徐義士二次上金山 眾英雄一同陷地穴

卻說非非僧聽得囚車被二個牛子劫去，莫非就是殺我兄弟的仇人，大怒道：“我欲尋他與我弟報仇，他卻敢來行劫犯人，奪我大功。我與他誓不二立！”當時吩咐敲動雲板，齊集職事人等，傳令各人用心把守：“倘有風聲，務要把他們生擒活捉。我料他們必然夜中要來行刺，你們須要小心！”眾僧人齊聲答應。故此十分嚴備。鳴皋等到了明日黃昏，眾人吃飽酒飯，個個輕裝軟扎。鳴皋對了王能、李武說道。

“你二人的家伙只利野戰，不便巷戰，若到裏面，恐怕不能趁手。”洪道吩咐把棍子放在窩中，各人帶了單刀。七位英雄，一齊奔上金山。到了疆察，抬頭一望，只見遠遠的一個和尚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，手拿一把鋼叉，從山門前走將過去。眾人伏在林中，等他過去，飛身搶上疆察。這一夜正是九月初三，輪著這位伏虎僧巡山。看官，那金山寺內有名的八個虎將，叫做降龍、伏虎、獅吼、象奔、催風、疾雷、烈火、閃電。這龍、虎、獅、象、風、雷、火、電八個頭陀，十分利害。那伏虎僧面如獬豸，身長九尺，善用五股托天叉，背上插著九把飛叉，百步之外，發無不中。

那徐慶上得疆察，即便拈弓搭箭，向頭陀後心射去。那曉得這一箭恰巧射在飛叉上面，噹的一聲，落在地上。伏虎僧回轉頭來，見有人暗算，隨手一飛叉，向徐慶劈面飛來。這邊鳴皋恰倒，一手將叉接住。忽聽得察琅的一聲，又是一叉已到。說的遲，來時快，眾英雄皆到上面。楊小舫便把雌雄劍將叉隔過。伏虎僧看見多人，皆是手段高強，正欲叫喊，不防狄洪道向豹皮囊中取出一件東西，照准伏虎僧嗤的飛去。卻是一支飛鏢。

恰巧徐鳴皋接住飛叉，也要奉還他原主。那伏虎僧雖是厲害，難躲二件，鏢叉齊到，措手不及，打個正著，一身受了二傷，立時殞命。鳴皋搶步過來一看，見這只鏢頭正中前心，那飛叉恰在太陽穴內，眼見得不活的了，便將他拖將過去，丟在松林裏面。眾弟兄拍手為號，一齊跳上瓦房。只是苦了這羅季芳，體大身重，他的縱跳平常，這寺院房屋偏又高大，好不費力，故此他只落在後面。

眾人依了前日的路徑，竟到方丈裏來。鳴皋把二腳勾住屋檐，做個倒掛金鈞之勢，將頭向殿上看去。只見那非非僧坐在禪床，正在運用工夫，只聽得必必剝剝的筋骨爆響。

看他臂上面的肉，好像皮裏面有胡桃桂圓滾來滾去的樣子，心中想道：“這是什麼工夫？看來卻是利害！張善仁之言不謬。如今怎的傷他？”正在遲疑，那知羅季芳在對照瓦上，看見方丈裏面只有非非僧一個，連侍者都沒有一個，他卻不知利害，不管好歹，即便跳將下來。鳴皋見了，恐他誤事，只得做個杜鵑倒掛，也到下面。楊小舫飛身亦下。

三人齊奔上前，非非僧只做不知。

那季芳先到，便提起竹節鋼鞭，照准這光頭上面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一鞭打去。只打得和尚頭上火星亂爆，那鞭直揮轉來，幾乎脫手。看這和尚，只做不知。季芳罵道：“好個頑皮的賊禿，這頭竟是石頭做的，這等結實耐打！”鳴皋、小舫一齊二口單刀齊下，斫在非非僧肩膊上面，只把衣服斬開，皮肉卻傷他不得。二人大驚。鳴皋起三個指頭，一把擒拿抓去，卻在脈門上面，那知好像捏了個油浸的石蛋，又滑又硬，那裏抓得住他？鳴皋知道不好，叫聲：“二兄走罷！”正要回身，那非非僧怎肯放你？一手扯了一枝一百四十斤的禪杖，就在禪床上如飛的一般憑空起，把去路攔住，大喝一聲。那禪床背後跳出四個頭陀，正是象奔、獅吼、烈火、閃電這四人，各舉家伙，上前動手。

鳴皋等三人就在方丈裏殺將起來。瓦上徐慶、狄洪道看見勢頭不好，也下來相助。

非非僧讓過二人，便大叫：“徒弟何在？”只見禪床背後一連跳出十幾個光頭來。鳴皋想道：“這禪床背後能有多大地方，卻存得許多和尚？”只見手中都是刀棍錘斧，十分驍勇。鳴皋敵住烈火僧的雙刀、閃電僧的降魔杵，三人戰在一處。羅季芳戰住獅吼僧的二柄板斧，楊小舫戰住象奔僧的雙錘，徐慶、狄洪道被十來個和尚戰住。幸得方丈裏所在寬大，由他們捉對兒廝殺。只殺得煙塵丟亂，燈火無光。若論他們本事，徐慶一把單刀神出鬼沒一般，洪道二根鐵拐猶如風卷殘雲，他二人戰這十幾個和尚，那裏放在心上，少不得漸漸消磨。徐鳴皋舞動這口刀，正如一團瑞雪，萬道寒光，這烈火、閃電二個頭陀要佔便宜，萬萬不能。羅季芳敵住這獅吼僧，二柄板斧恰好半斤逢八兩，還是季芳的上面。只有象僧二柄錘頭，怎抵得楊小舫的雌雄劍，戰到二十個回合，被小舫一劍，去了一條膊臂，負痛而逃。

非非僧見眾和尚皆不能取勝，大叫一聲。只見眾頭陀齊到門邊，守住去路。非非僧舞起禪杖，使個滿堂紅的解數，一連十幾個盤，只打得眾弟兄沒處存身。你把家伙去擋他，再也休題，好似蜻蜓撼石柱，不知他到底有多少氣力。鳴皋知道不佳，看見那邊門內便是魚籃觀世音殿，內中有個庭心，可以上屋，即便跳到裏面。隨後徐慶、羅季芳、狄洪道、楊小舫一齊進去。到了魚籃殿，便向庭中飛身上去。那曉得上面三層鐵網，好似天羅地網一般。徐慶便道：“阿呀，我們中了計也！”只得向前過去，卻是送子觀音殿，正是魚籃殿對照。五位英雄剛到得殿上，只見非非僧已追到魚籃殿上。他卻並不過來，看他只將那百靈臺軋的三轉，只見二扇朱紅門砰的齊關，足底下的房子團團的轉將過來。頓覺氣息全無，伸手不見五指。將手摸時，四面都是銅牆鐵壁。五人慌得沒了主意。

正在慌張，那曉得地上的地枰板塊塊都活將起來，骨溜溜打個翻。網內早有二三十個和尚在彼伺候，將來一齊四馬蹄縛了。

再說王能、李武在屋上聽了半歇，忽然聲息全無，正在心中忐忑，未知吉凶如何。

忽見二個頭陀從方丈裏跳出來，李武乖覺，知道不好，他便腳下明白，一溜煙的走了。

王能呆得一呆，要待走時，那獅吼僧同了烈火僧已上瓦房，看見王能在瓦上行走，便趕上前來。二個猛將般的頭陀服侍他一個，還有什麼照面，被他們擒將下來，縛了丟在方丈裏面。只見那邊一群和尚把他五弟兄如豬羊一般，扛將出來，丟在地下。羅季芳看見王能也被捉住，便道：“王能，你倒先在這裏！李武小忘八那裏去了？”王能道：“只怕他倒走了。”季芳道：“你可曾叮囑他明日來收了尸去？”鳴皋道：“匹夫，虧你還說這句話來！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有何懼哉！”季芳道：“那個怕死？”鳴皋道：“匹夫，你這話不是記那昨夜的事來？我們眾弟兄死在一處，死也瞑目！”眾人都道：“好，再隔二十年，又是一個好漢！”

正在說著，只見非非僧坐在中央，二旁站立二三十個頭陀和尚，吩咐把眾人一個個推上來。看了便道：“這四個便是前日來的。”看到徐慶、楊小舫這二個，旁邊二個小和尚指著說道：“這二個就是射死了凡師、劫去囚籠的強徒。”非非僧便叫傳那清風鎮的伙家來認，到底是也不是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看了小舫，道：“這個正是。”又看了徐慶，卻道：“這個有些不像。那日我見他年紀還要輕些，相貌比他標致。”非非僧便喝問徐慶道：“清風鎮上李家店，可是你放火焚燒的麼？”徐慶道：“一些不錯。

李家店是老爺燒的，李彪、鮑三娘是老爺殺的，你便怎樣！”不知眾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